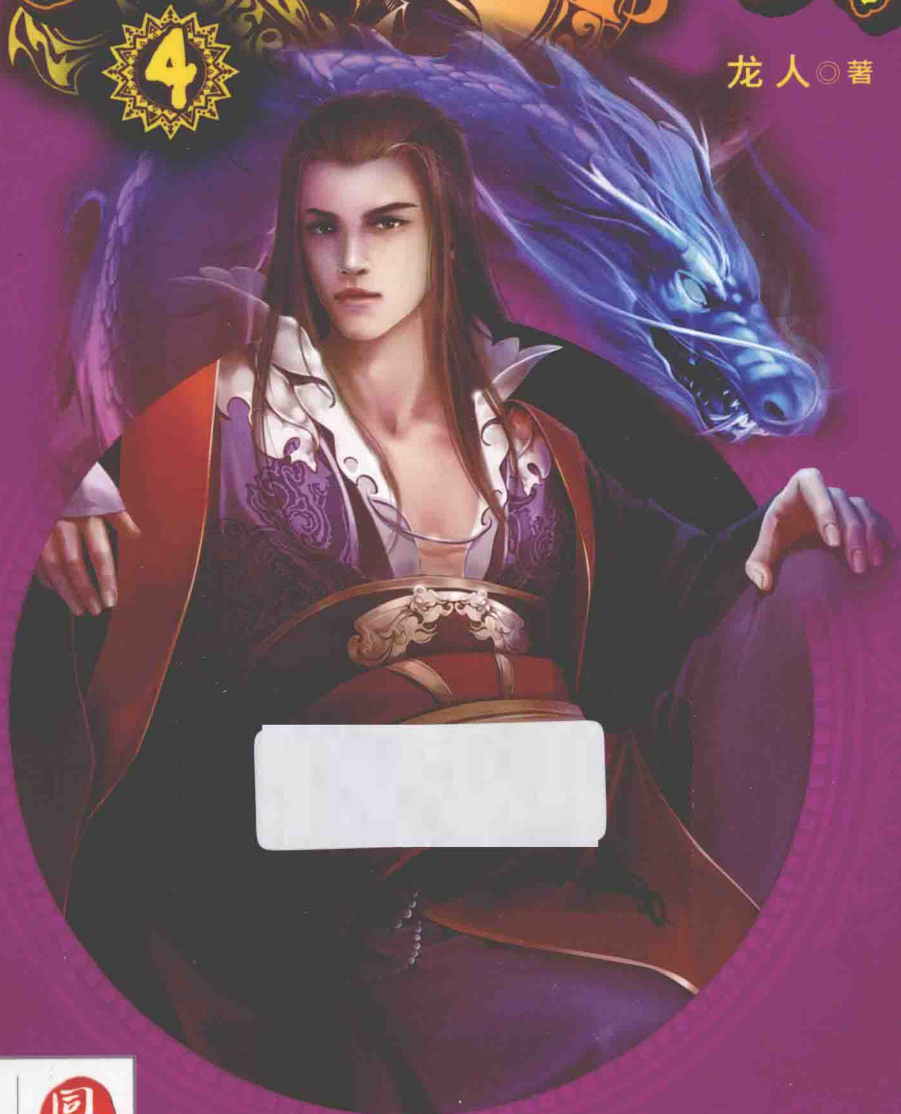


FENGSHEN
SHUANGLONGZHUAN

封神双龍傳

4

龙人◎著



手机阅读



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FENGSHEN
SHUANGLONGZHUAN

封神双龍傳

4

龙人◎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封神双龙传. 4 / 龙人著.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4.1

ISBN 978-7-5442-6875-2

I. ①封… II. ①龙…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1887 号

FENG SHEN SHUANG LONG ZHUAN 4

封神双龙传 4

作 者 龙 人

责任编辑 张 媛 李凤君

装帧设计 天下装帧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08(出版) 65350227(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hpublishing@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60千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875-2

定 价 28.00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第六十七章	魔道异法	1
第六十八章	亡命之旅	14
第六十九章	鱼形符印	25
第七十章	奇法解困	37
第七十一章	计破敌阵	48
第七十二章	伐纣大计	60
第七十三章	危机重重	72
第七十四章	火神狂舞	85
第七十五章	伏羲武库	98
第七十六章	傲视三界	106
第七十七章	奇人奇战	118
第七十八章	武库夺刃	130
第七十九章	九龙护主	142
第八十章	无敌劲旅	153
第八十一章	独门火咒	164
第八十二章	恶战龙潭	176
第八十三章	天火焚虎	190
第八十四章	兵临城下	202
第八十五章	鬼方公主	214
第八十六章	龙刃诛妖	227
第八十七章	内忧外患	240
第八十八章	大战前夕	252

第六十七章 魔道异法

此时，两道人影凭空出现在祖祠之外，然后只听“轰”然一声巨响，祖祠虚掩的大门被一股至强的元能轰得粉碎，出现在祝融氏一众红衣人面前的赫然是二人，一人是名黑衣人，另一人身着一袭清雅素淡的淡黄衫，绝美的容颜黯然无神，竟是紫菱公主。

倚弦心中一惊，暗忖：“她不是跟应龙前辈在一起吗？怎么会突然来这里，只看她一脸不情愿的神情，难道是被迫的？但是谁能比‘龙神’应龙更强？”

倚弦想到这里，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紫菱公主身后的黑衣老者上，那个家伙跟他所见过的幻面人一样，是一个使了幻术后让人看不清面目的黑衣人，但看到他高大挺拔的身形，倚弦总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

但见那名黑衣人双手背负，不见他有任何多余的动作，紫菱公主的周围却有一束强大的魔能结界，任她如何极力扭动娇躯挣扎，也丝毫没有作用，终究脱不开束缚。

黑衣人随随便便地踱前数步，黑衣下一双阴鸷般诡魅莫测的眼瞳，以及身际涌出的足以吞噬天地的惊人气势，让祝融氏的人尽数站立不稳，无不心惊胆战，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

即使他们修为再低，眼力再差，也知道眼前的人绝对不是他们所能对付的。其中那名领头的红衣汉子祝暎壮起胆子，战战栗栗地问道：“阁下是何方前辈，不知来有炎氏祖祠有何贵干？我们乃是魔门祝融氏……”

“祝融氏？”黑衣老者阴森一笑，苍老的语声出奇的低沉，还没等那人说完，便已随手一挥，却根本不见任何反应，仿佛只是随意挥了一下空气而已。

那个说话的祝暎一愣，浑然不明白这是干什么，却突然发现在他周围的一众汉子尽数尖声惊叫起来，便跟那些青楼婊子似的，完全顾不得自身的身份与面子。原来他们的身体竟逐渐变得透明，然后很快就化成了飞灰，随风而逝。

仅瞬时的工夫，除了祝暎之外，所有的祝融氏族人都凭空消失了，而且消逝得没

有任何痕迹，就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般。

祝唳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整个人的身形僵化起来，根本不敢动弹丝毫。

包括那些被绑在殿内的有炎氏族人在内，所有人都为之震撼莫名。

倚弦更是大吃一惊，就这么一挥手就将所有在场的祝融氏族人击得灰飞烟灭，而且做得如此轻描淡写，可见黑衣老者之强实是已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土行孙更是惊骇莫名，生怕因为自身修为太低，被身前数步开外的绝世高手所发现。

“绝天灭劫手！”倚弦的脑海中跳出一个名字，想起在离垢城“琅寰洞天”中他看过一本魔道典籍上有此魔功的记载，说是一种能将人随手挫骨扬灰的魔道异法，但是相传已经失传千余年。

黑衣老者盯着唯一剩下的祝融氏族人祝唳一眼，冰冷的眼神之中充满了杀气，只是如此狠厉的眼神便已吓得祝唳几乎瘫倒在地上。

黑衣老者低沉嗓音道：“小子，今日老夫留你一命，是让你回去告诉祝蚺那个小家伙，从今往后只需要他安安分分发展祝融氏的火神军，其他的事情再也不要插手，那你们祝融氏还可保得一时平安，然后乖乖地等待我的召唤，否则你身后这些族人便是他以及祝融氏全族的下场……”

祝唳忙不迭地点头称是。

黑衣老者又嘿嘿笑道：“祝蚺现在应该还在鄂崇禹那里吧，他干的勾当别以为没有什么人知道，三界之中还没有老夫不晓得的事情。你记得一定要将老夫的话带到，否则你体内现在还有我‘绝天灭劫手’一成不到的威力，如果没有照实做到，三日后你的下场一定会跟你其他兄弟一样！”

祝唳吓得又是磕头又是求饶，信誓旦旦地说道：“小人知道……小人知道，不知前辈还有什么吩咐？”

黑衣老者看了看四周一地被抓的有炎氏族人，淡淡道：“有炎氏的贱民全都该死，你现在就帮我将他们全部解决了，也好让这里清静一点。”

祝唳连声道：“是，是！”当下不敢有任何迟疑，运起魔能在所有炎氏族人的身上各补了一掌，一众有炎氏族人立即七窍流血，当即毙命。

土行孙从惊愕中反应过来，双眼冒火，几欲发狂。

倚弦的心中何尝不是愤恨难消，这世上竟有如此草菅人命的绝恶人物，但是他却清楚得很，即便是集合他与土行孙两人之力，也根本不是黑衣老者的对手，忙强行将土行孙按住，让他冷静下来。

看着满地的尸身，土行孙逐渐冷静下来，他知道这时出去无疑等同于送死，他于是暗自深吸了几口气，但还是愤怒地咬牙切齿，恨不能将这名黑衣老者生吞活剥。

倚弦知道现在很为难土行孙，但眼下他们所处的境地，实在不容许出现半点错漏，否则后果堪虞，于是带有歉意地看了土行孙一眼，继续关注黑衣老者的举动。

黑衣老者看着满地的有炎氏族尸体，挥挥手道：“滚吧！”

祝唳战战兢兢地缓步行了出去，待到稍离祖祠远些的地方，立时头也不回地撒腿就跑。

黑衣老者喃喃道：“都过了这么多年了，祝融氏还不见长进，祝蚩那小家伙还真是没用。”

倚弦也感觉到他对这名黑衣老者的熟悉程度，但却怎么也想不起在哪里曾经见过此人，他开始暗中猜测黑衣老者的身份，却丝毫也没有头绪。

正当倚弦与土行孙诚惶诚恐地缩在暗处，期待黑衣老者千万不要发现他们存在的痕迹。

却听到黑衣老者直若凑在耳边的冷笑说话声：“嫌看得戏不够吗？两个小王八蛋，还不快点现身！”

在如此高手面前，有谁能逃得过他的法眼。

倚弦和土行孙骇然失色，只能相继现身出去。

紫菱抬眼正好看到倚弦，当即惊喜地在旁嚷道：“原来是你！”

“你好！”倚弦苦笑一下，全神戒备地盯着黑衣老者。

土行孙想起是他命祝融氏的祝唳杀了自己的族人，心中恼怒已极，额头青筋暴起，如果不是实力的确实差地别，他此时怕已早就冲上去拼命了。

黑衣老者饶有兴致地看了倚弦许久，嘿然笑道：“看来你身上的归元异能还没有完全炼化，但是在如此短短的时日内，凭这点修为在神玄二宗面前保住性命，看来你还真不简单。咦，你那个兄弟怎么没跟你在一起？”

“什么……”倚弦震撼莫名，他们兄弟俩以前的魔星身份一向掩饰的极好，而且自从他跟耀阳分开以后，再也没有人认得出得了冰晶火魄的他，更何况还知道耀阳的存在，不由沉声问道，“阁下究竟是何方神圣？”

“这个你不要管。”黑衣老者沉思道，“看你天资过人，又有一身归元异能，倒是个可造之才，老夫也不忍心杀你。现在你就投入老夫麾下，助我一臂之力，如此定可尽展所长。”

黑衣老者说话之间的语气果断决然，并不询问他人意见，好像已经习惯了别人服从一般。

倚弦不动声色地嗤之以鼻道：“阁下似乎有些一厢情愿，我凭什么投入你的麾下？”

黑衣老者微微一怔，对倚弦的态度感到有些意外，继而笑道：“就凭老夫的一身修为和对归元魔璧的认识，在现今三界之中何人能比？如果你肯诚心跟随，老夫自会传

你做世绝学，并将开启归元异能的法诀传授与你，到时纵横三界也无人能奈何得了你。”

倚弦对他的身份更加怀疑，淡淡一笑道：“我只求逍遥自在，对你所说的不感兴趣。”

黑衣老者不屑地说道：“你现在身负归元异能，天地三界之内，神魔玄妖四宗谁肯放过你？试问如果没有过人的修为，你怎么去逍遥自在？”

倚弦傲然答道：“那也比任人差使好，是生是死，都由得我自己做主！”

“对，对！”黑衣老者还没说话，紫菱公主就嚷了起来，对身旁的黑衣人哼道，“做人当然比做狗好，你就只配拉些狗做手下，哈，那你就是狗王了，挺威风的！”

土行孙此时对黑衣老者恨之入骨，立即跟上道：“嘿，狗兄好啊。”

黑衣老者何曾被人如此嘲讽过，勃然大怒，随手一挥，“啪”一声，紫菱公主的脸上就多了一个鲜红掌印，并不由自主退了数步，瘫倒在地。于此同时，倚弦感应到一股魔能疾掠而来，虽并不是很强却是极快，还未让他作出反应，土行孙已经闷哼一声，连退了几步，强撑着没有倒下，嘴角一缕血丝溢了出来。

黑衣老者双眼杀机更盛，冷冷道：“你们胆子不小，竟敢侮辱老夫，若不是看了这位小友的面子，定让你们灵神俱灭。”听他语气以及方才的所作所为，谁都不会认为这只是说说而已，土行孙与紫菱公主也自知道黑衣老者太强，所以心中虽然愤恨，却不敢再表露得太过明显。

倚弦压制住心中的愤怒，退后几步轻轻拍了拍土行孙的肩头，低声道：“不要冲动。”

土行孙点了点头。

黑衣老者得意洋洋地说道：“你看，他们两个就是因为修为不够，所以才会敢怒不敢言，想想看，如果你有像老夫这般的通天之能，谁还敢轻视你的存在？”

倚弦不以为然地说道：“别人怎么说，关我何事？我自由心不由人，若为别人几句话就暴怒至此，这样的法道修为不要也罢，再则说来，以暴力胁持他人对你表面遵从，一旦有人的法道修为超出你的话，那些人还不是一样会轻视你的存在。难道你就敢肯定这天地之间、三界之内已经没人是你的对手了吗？”

倚弦的话中充满了讽刺的味道，相反黑衣老者却没有恼怒，而是看了倚弦半晌，才道：“想不到你小子倒是挺犟的，要不这样如何？老夫愿意跟你打个赌，只要你能挡我五击而立于不败之地，老夫就让你们走。如果败了，就不要再做无谓挣扎，从此老老实实地听老夫的吩咐，如何？”

紫菱公主知道黑衣老者的厉害，忙呼道：“别跟他赌，就是他将我外公打伤的，然后将我抓来这里，九土息壤也被他抢走了。”

倚弦和土行孙同时大惊，“龙神”应龙的一身修为跻身三界绝顶高手之列，乃是何等厉害的人，却想不到黑衣老者竟能将他打伤，这是何等修为？他究竟会是谁呢？

“其实你不答应也行！”黑衣老者瞥了土行孙一眼，冷然道：“想来这个小矮子一定是你的朋友，反正老夫对有炎氏从来没什么好感，将这个多嘴的小子灭了也顺心。”

土行孙心中一震，额间冷汗沁出，情不自禁地退后几步。

倚弦大怒，知道此时已经退无可退，当下近前数步挡在土行孙身前，毅然道：“哼，那我就见识一下阁下有何能耐？”语罢，倚弦一声低喝，眼中神光流转，身际光华四溢，气流飞激，龙刃诛神赫然现身。

看着此时倚弦傲然而立，长发飞扬的非凡神采，紫菱公主顿觉目炫神迷，芳心不由自主地如同小鹿乱撞一般，脸上更浮起丝丝红霞。

“龙刃诛神？”黑衣老者先是一怔，显然被这把绝世神兵，以及倚弦此时的神情气势吓了一跳，顷刻又大笑道：“不错，不错！想来当今三界法道的年轻一辈中，你算是厉害的了，不过就凭你这点微薄本事跟广成子这块破铜烂铁，想要挡老夫三击，未免还是有些异想天开。”

倚弦喝道：“废话少说，来吧！”

黑衣老者伸出骨瘦如柴的手，阴笑道：“好吧，现在想不教训你，老夫还觉得手痒哩！”言罢，黑衣老者闷声一震，掌中魔能立现，只见随着他周身魔能的运用，他的身际周围很快卷起一阵强烈的回旋罡风，以黑衣老者为中心，向外疾飞旋舞。

土行孙与紫菱公主抵挡不住风势中的强绝魔能，由不得连退数步才站立稳当。

倚弦丝毫不让，身如磐石，咬紧牙关定在那里纹丝不动，苦苦承受着刮面如刀的风势。倚弦心中震惊难平，对方还未出手就有如此之威，而且元能强悍如斯，若不是体内冰晶火魄相互流转卸去大部分浸体魔能，他恐怕根本撑不过对方这起手式，就已告负。

“好小子，你居然能够挺得住，那就准备好接招吧！”黑衣老者的手掌骤然响起一阵爆裂之声，看起来原本枯瘦无比的手掌登时变得极为宽厚结实，像是铁铸一般。

倚弦忍住心惊，运起全身元能，暗捏“灵悟剑诀”，低啸一声，龙刃诛神附和着发出震天龙吟，随后发出冲地而起的光芒，已经做好全力迎敌的准备。

倚弦知道以黑衣老者的修为一旦出击必是石破天惊，只怕绝不是他所能抵挡，所以最好的防御手段莫过于以攻代守。倚弦当即大吼，抢先将龙刃诛神一剑斩出，混杂着归元异能的龙刃剑气向黑衣老者狂冲而去，像是一条足以吞天噬地的巨龙，耀出万千光华尽向黑衣老者罩去。

“聪明！”黑衣老者低笑一声，手掌凭空一砸，顿时虚空狂风大作，惊人的强大魔能竟似万仞高山般肆意压下，不到片刻间便已将龙刃诛神的惊天剑气尽数砸碎。

大地狂震，仿佛天崩地裂，整个地下城晃晃悠悠，剑气爆裂激飞，周围的几根石柱立即龟裂。

剑势受阻之后，部分龙刃剑气随着黑衣老者的剩余魔能反噬，倚弦虽然全力防御卸开，但是仍不能全部抵挡，最终仍是受了一线魔能强行浸体，他顿遭重击，只觉胸口一阵气闷，一股鲜血涌上喉头，几欲满口喷出。倚弦深吸一口气，及时将那口淤血压下。

黑衣老者也不趁机追击，反而等倚弦慢慢平复下来，一副作壁上观的悠哉模样，道：“了不起，这一击用了老夫将近一半的修为，你小子竟然还能撑住一口气不服输。看样子，除了归元魔璧之外，你还有其他不错的际遇，只可惜你学的蜀山剑技实在太差劲，得其形似而脱其精髓，根本抵不住老夫一击。”

好强！此人的盖世魔功果然比之“龙神”应龙还强上一筹。倚弦此时是再清楚不过了，黑衣老者虽然没有见机追击，却绝对不是显示大方保持风度，而是以他之能根本不屑、也不需要这样去做，他们之间的差距实在太过悬殊。

黑衣老者笑道：“休息好了吗？那就再接我这一击！”说着他极其随意的右手一扬，随着他的五指抖动，几股元能萦绕，仿佛有五条黑线系在手指之上，转眼间黑线融成一团黑球，五指看似随意地向倚弦一展，黑球蓦地爆开，激出五道狂蟒般的黑色光芒向倚弦猛地直扑而去。

这一击看似不如刚才威力强大，但倚弦很明白，此一击的魔能高度集中，实际破坏力远在方才一击之上，就在黑衣老者出手的同时，倚弦已然决定拼尽全力，蓦地寻机飞身而起，掌中的龙刃诛神划出一道玄异的轨迹，幻出数道异彩，一式“剑荡八方”施展开来，连连斩出八道饱含冰晶火魄的剑气，铺天盖地向黑衣老者笼罩过去。

耳边的声音甚是熟悉，耀阳心中大喜，听出原来是那日蟠溪“妖师”元中邪的女弟子天魅舞者——云雨妍所说。耀阳连忙四处寻找对方的所在，正想着如何能不惊动他人，云雨妍对话，美妙动听的声音又徐徐传来道：“耀将军，你现在跟我走，一同去救人吧。”

耀阳早已领会了《幻殇法录》上所记载的秘语传声之法，循着声音来源，当即也传音过去道：“云姐姐……我现在正奉命陪同鬼方公主，被她缠住一时难以离开，不如你稍等片刻，我马上就想办法脱身来找你。”

云雨妍轻“嗯”了一声，便再没有作声。

耀阳皱了皱眉头，心念急转，盘算着找个托词向公主告退。正细想不得其法的时候，忽然听到前方一阵骚动，吵嚷的声音不断传来，而且叫骂声连连，看来一定是有人在前面的街市上闹事，引得街上过往的行人纷纷涌上去观望。

此时马车已经靠近西城门，耀阳一看众人阻住了马车的行驶，加上此时心中正烦，更是没来由的勃然大怒，立即走了过去，拨开一众围观的人群，见到地上躺了一名兵差，仿佛失去知觉一般，一动也不动，旁边一名中年汉子还在指着兵差大骂。

耀阳向旁人问明事情原委，原来是有人与守城的兵差吵将起来，一言不和便动起手来，根本不听别人的劝阻，最后竟然将守城兵差活生生打死了，谁知这人仍然说兵差是装死，还在一旁不停骂嚷。

耀阳闻听大怒，排众而出，喝道：“好大胆，竟敢无故伤害官家兵差！”

那中年汉子一听有人喝斥，当即抬起头来，看到耀阳一身将军的威武装扮，立时生出一副极其惊恐的表情。那副脸容让耀阳心神一震，此人竟是姜子牙的弟子武吉。

耀阳大惊，眼神中满是询问地望向对方。

“这……不能怪我，都怨他……自己撞到我的扁担上来的……”武吉似是惊慌到了极点，边说边退，然后迅速溜出人群，临走的时候，不经意的向耀阳露出了一个大有深意的笑容。

耀阳心中豁然大喜，哪会不明白这是武吉给他来解围来了，暗笑：“想不到这武吉平时老实巴交的，做起戏来也挺有一套的。”当下正义凛然地大喝道：“何方贼子，竟敢当街致人非命，惊扰公主圣驾，岂非藐视我西岐之法，莫跑！”这话实际上是说给车内的公主听的，这比任何托词都理直气壮。

玉璇公主听了马上揭开车帘，道：“耀将军，算了，只是无知小民，不要为此追究，扫了我们的兴！”

耀阳义正词严地说道：“公主此言差矣，当街伤人行凶，已触犯了我西岐律法，更何况伤害的还是官家的兵差，因此惊扰了公主圣驾，岂能就此罢休。公主稍等，本将军定将那贼子抓了回来。”

说罢，耀阳也不理此时气得直跺脚的公主，作势奋不顾身追了上去。

武吉果然谨慎小心，怕有人跟着耀阳，愣是带着耀阳在城内转了好几圈，才钻入一个小巷。

风姿绰约、娇媚不可方物的云雨妍正在此翩然等候。

耀阳顾不得欣赏她的如花美姿，心急如焚地问道：“云姐姐，你们找到我的……家眷了吗？她们在哪里？有没有危险？”

云雨妍随意拨了一下肩头垂落的如云青丝，噗嗤轻笑一声，道：“你先别急哩！从你走后，姜先生根据你所说的情况下了一卦，然后着我跟武吉师兄花了不少时间，终于查出鬼方使节蒙浩等人的藏身之处，他们正在西岐城外往北百余里的‘落月谷’，你的家眷现在应该还不会有有多大危险。”

武吉极其憨厚的在旁点头附应云雨妍的话。

“蒙浩还在西岐的范围之内？”耀阳微怔，心中对那个鬼方公主玉璇更是有些怀疑，她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故意隐瞒？但是心急冰儿、人儿与姐己的安危，耀阳哪及细想这么多一点，立即道：“那请云姐姐和武师哥赶快告知‘落月谷’的所在？我就过去救他们！”

云雨妍自然不会再拖延任何时间，连忙告之耀阳“落月谷”所在，并嘱托武吉返回“隐弈居”将情况告知姜子牙，她则与耀阳兵分二路成前后包抄之势，前往“落月谷”救人。

“落月谷”，位于西岐城外往北百余里处，是夹在“昆吾山”与“栖凤岭”之间的一个环形山谷。耀阳按照云雨妍与武吉的指引，驾起风遁从西岐出发，用了不到一刻钟的时间便到了此处。

站在谷前往谷内望去，只见整个山谷被两条连绵山峦环抱其中，因为两旁山峦叠高的缘故，谷中终年不见阳光，所以四面山壁长满青苔地衣等阴湿之物，再加上一眼望去谷中小径遂长而幽深，令整个山谷显得阴森诡异之极。

耀阳抬眼正好看见左面山壁上“落月谷”三个爬满青苔的大字，心中不禁有些纳闷：“为什么这么鬼气森森的地方偏偏有一个这么好听的名字？”

不过，只看谷前不远处的两条驿道交错，耀阳心中对玉璇等人还是颇为佩服，此处既是去往西岐的必经之路，也是西岐通往鬼方等番外诸国的交通要地，进可以此坐望西岐变化，再不济也可保全身而退，难怪玉璇与蒙浩会选择此谷作为盘旋的据点。

耀阳气定神凝地吁了一口气，毅然的眼光似乎掠过层层山峦的遮掩，直射入山谷之中。自从经过与“魔神”幽玄一战之后，他对玄法的领悟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不知是否因为连幽玄这等绝世高手都无法置他于死地的缘故，他充满了自信，那是一种不论面对怎样的逆境都不会胆怯退缩的心境。

只看他的身形轻轻一动，便如同风一般的飘入谷中。甫一置身谷内，耀阳有一种完全被山谷隔绝的感觉，他知道这是闯入对方所布结界的必然反应，体内的异能带动五行玄能循体而行，随时准备应付突如其来的袭击。

虽然终年不见阳光，谷中小径两旁仍然长满各种不知名的花草，而且颜色鲜艳瑰丽，飘逸出浓郁芬芳的香气，令耀阳感到有些眼花缭乱，他担心那些香气有毒，于是只能屏住气息，然后小心谨慎地往里摸索。

在幽深的谷中小径上行了大约一炷香工夫，耀阳来到小径尽头的一处洞府前，他思忖片刻，因为他与云雨妍商定是分前后两个方向同时入洞，出于还不清楚对方的布置情况，为了不打草惊蛇，他决定用新近领悟到的“隐遁”入洞查探。

耀阳凝神聚齐元能，根据《幻殇法录》的记载，掐出一个“本神咒诀”，然后挥

动“七真妙法指”引五行玄能合五为一，顺应遁法要领祭出“摩、灵、元、吉”四字法咒，果然在一阵身体异动中，他的身躯渐渐隐去了本来的形状。

耀阳试着移动了几步，满意地看了看自身隐遁后的样子，又想起了蚩伯教他们兄弟俩“隐灵遁法”的情景。直到他看到《幻殇法录》才知道，蚩伯所教的“隐灵遁法”其实是很高层次的法术，依靠符咒灵能的法诀，无论是持久性还是稳定性，都比仰仗本体元能的法诀要更高一层。

耀阳好整以暇的信步朝洞内行去，尽管洞中黝黑深邃，但这一切对于已经达至“五行归一”的耀阳来说，自然是构不成阻碍的，他眼中厉芒在黑暗中扫视身遭的一切动静，便有如白昼一般清楚无碍。

玉璇与蒙浩等人竟然没有在洞中设防，这让耀阳感到诧异得很，而且沿途都有一些残留的痕迹显示此处曾经有多人居住过。以至于越往里走，耀阳越是担心玉璇已经将冰儿、人儿与姐已转移到其他地方。

耀阳嘟囔着开始跟玉璇的十数代祖宗打招呼，恨恨咧骂道：“就算你这个臭娘们将冰儿她们带回鬼方，我也定会去鬼方救回我的女人，然后你最好求神保佑不要让我抓到你，否则我一定要将你吊起来，然后……拔光你个小娘皮的衣服……哼……”

哪知甫一想到这里，耀阳的脑中不由自主想起了那一晚在“艳香阁”与她的风流债，禁不住一阵热血上涌，气息变得粗重起来，脑中满是当时旖旎无限的动人场景，耀阳暗叫一声要命，急忙平息静气，才终于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穿过整个洞府，耀阳出了后洞门，顿觉眼前豁然开朗，他看着眼前的景色，禁不住惊叹赞赏不已，也因此终于明白此谷为何被称为“落月谷”了。

原来洞后是一片平坦凹洼的宽敞谷地，绿草茵茵，花香阵阵。两旁的山脉起伏绵延，似乎两条巨龙一般，而这块山谷则正是双龙交汇的绝佳契合点。和熙的斜阳余晖透过两山之间的缝隙洒落在谷地上，微微的山风吹拂脚下绿草轻荡，一浪一浪地翻卷，令人不免心旷神怡，被眼前的景色所迷。

然后只要顺着斜阳远远望去，西山那一道两条山脉之间的缝隙，恰恰是一个半月弯的形状，想想看，当东月西沉之际，也会像现在的斜阳一般落在此处，那该是一幕何其动人的景色，难怪此地会有一个如此好听的名字——“落月谷”。

正当耀阳仔细巡视谷地之时，忽然耳边传来一种极其细微但又刺耳的啸声，这是自从他以《幻殇法录》所载的“魔音凝修诀”截获九尾狐传音之后，体内异能竟然可以自动运用此法一般，根本无须他再度依诀施法，便能听到多数法道高手之间的秘语传声。

紧接着耀阳又听到两声啸鸣，合起来两短一长，这显然是一种信号。耀阳的体内

异能始终随着啸鸣的长短高低起伏不定，耀阳知道异能反应如此强烈，是因为发出啸声的人是一个法道高手。

耀阳抬眼了望四周，忖道：“如果是信号，那么一定有人会回应才对！”

身后传来秘语传声，道：“耀将军所料不错，这是鬼方‘拜火圣教’的一种联系方式，方才的啸鸣正是一种证实己方是否有人在此处的问寻讯号，如果有人在此谷的话，那么等一会儿肯定会有所回应的！”

耀阳听到如此详尽的回答，禁不住点了点头，“谢谢”二字就要说出口之际，脑中猛然想起自己现时正处于隐遁中，而且方才的念头也只是想法而已，谁能见得到他而不被他的异能所感应，而且还能看穿他的想法呢？

想到这里，他额间的冷汗沁出，脚下步子一错，回身后望，喝道：“谁？”

然而他回身却看不到任何人的踪迹，却不等他话音出口，一双温暖的纤纤玉手已经轻轻按在耀阳的嘴上，柔媚的语声又在耳边响起：“耀将军莫惊，是我！”

原来对方是与耀阳分别从前后不同入口进入“落月谷”，隐遁身后的云雨妍。

耀阳顿时松了一口气，轻轻一把握住云雨妍的一双柔荑，摇头苦笑传声道：“云姐姐，为何你每次都这么神出鬼没？而且好奇怪，姐姐怎么会清楚小弟的想法呢？”

“好甜的一张嘴！”云雨妍轻轻一笑，灵巧地摆脱耀阳对自己双手的纠缠，道，“其实这只是师门传授的一种很肤浅的窥心术罢了，而且你刚才又未对自身施以结界保护，姐姐自然有办法可以猜到你的一些想法。”

耀阳恍然大悟，道：“姐姐的法道修为果然精湛玄妙，小弟受教了！”

耀阳的话中含义极是谦虚，但这个小小的变故确实令耀阳明白了天地间法道秘术的高深，因为一直以来，他都因为归元异能与五行玄能的融合，以及自身对玄法的领悟能力而引以自傲。自从得到《幻殇法录》之后，耀阳对法道秘术的认识已经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而直到此刻，耀阳才真正明白天地之大、无奇不有的道理。

耀阳正要厚着脸皮详细询问关于窥心术的法道秘术，却被云雨妍从旁轻轻扯了扯，他愣了愣，随即会过意来，耳际果然听到谷中某处高崖之上响起三声低沉的啸鸣，与方才的啸鸣声略有不同，两长一短。

黑衣老者所发的黑芒魔能已到了眼前，元能之强不但顺势将数道剑气击破，而且继续向倚弦袭来。

倚弦低喝连连，快如闪电般的从庙堂中急闪而出，但黑色异芒在黑衣老者的五指牵动下，却以更快的速度疾驰而来，让他躲无可躲、避无可避。

倚弦唯有大喝一声，硬着头皮将龙刃诛神旋斩而出，化合本体归元异能的紫色光芒交相叠出，然而立时被五道黑色光芒一起吞噬，只见在一片黑色中紫光起伏挣扎，

逐渐消逝不见。

黑衣老者嘿然冷笑连连，催动周身元能挥舞指间黑芒魔能，不但完全吞噬了紫光，同时，五道黑色光芒虽有三道骤灭，剩余两道却毫无阻隔地侵入了倚弦体内。

倚弦立感两股魔能尖锐地急钻入体，整个身体像是被撕裂了一般，剧痛入心，黑暗的魔能逐渐吞噬着他的肉体 and 元能，竟似是要将他的生机也慢慢吞灭。

倚弦深吸了一口气，连连挫退了数步，才定下身形，他知道如果不能及时驱退那股魔能，让它侵入心脉的话，即使有归元异能保护不会当即身死，但也会令他受到难以痊愈的重伤。

想到此中关键，倚弦忍着身体似被刀子一下下割碎的痛苦，急运归元异能抵抗，但黑衣人的魔能强悍异常，体内大部分威力无法发挥的归元异能竟抵挡不住，反而被魔能逐渐冲散。

黑衣老者仍然如同方才一招过后一般，束手而立，双目中炯炯魔芒异动的眸子全神贯注地盯视着倚弦，似乎对他的反应很是在乎，丝毫不放过倚弦任何的动作及神情。

仅只瞬息之间，倚弦已经满头大汗，体内如万蛇窜动般的魔能大肆攻击，逐渐接近心脉。倚弦感到自己体内元能不断萎缩，开始变得无法抵挡。肉体的痛苦不断加强，元能的抵抗也变弱，倚弦几乎到了崩溃边缘。归元异能终于无法再坚持，被冲得四散而出，魔能疯狂窜向心脉。

“轰！”倚弦心脉失守，脑海像是爆炸一般，顿时一片空白，什么意识都已不再，再也无法控制身体，当即摔倒在地。对倚弦来说，这段过程几乎是天长地久的折磨，但事实上这都是在刹那间发生的事情。

土行孙大惊失色，奋不顾身纵前接住他倒下的身体。

紫菱公主一声惊呼，脸上露出焦虑难安的神色，对着黑衣老者大声喝道：“你究竟把他怎么了，你刚才不是说不杀他的……”只可惜她被黑衣老者的魔能束缚，此时根本做不了什么事情，只能焦急地看着倚弦。

黑衣人看倚弦的神情，知道他已经败了，不由得意地大笑道：“看来你还是不行……”

然而话未说完，他的神色骤然大变，看着倚弦逐渐重新站起的身子吃惊不已。

原来倚弦在心脉受袭之下，灵台神志已经全无感觉，甚至脑海中什么也不复存在，整个人没有任何念头。却在这时，不知为何，“轩辕图录”却一幅幅遽然出现在思感灵神的深处……

“天地之始，洪荒之初，混沌万物，尽归虚无……”

“混沌初开，道玄生一，本元虚无，衍生万有……”

“虚实有无，乾元道分，一阴一阳，混元太极……”

他的脑海中似乎亮起温和却又绚丽的光芒，旋转变化，忽明忽暗，忽而变成单一色彩，忽而化为色彩斑斓，忽而又重归于无，此时他的心中悠然一动，《玄法要诀》再次浮上心头。

“……唯玄法之道，当以修真为基，固本培元，方能净后天还先天，驻炉燃道引，焚经灭度，臻入真人之境，取一元二气三才四象五行之末，佐以时、气、符等等旁门之力，始能成法……道引为物，乃先天元能之本，宗道万法之源也……故而，应当修其心净其身，借一线玄元道引之功，正和脉气，以虚迎实，散之千经百骸，聚之一气归元……”

“原来如此！”倚弦的灵神豁然开朗，周身散落的异能在默运法诀的指引中，缓缓回归心脉，肉身经脉中不断循替环生的冰晶火魄也随之衍生开来，环绕着侵体魔能逐渐渗入，魔能表面上虽然仍在不断吞噬归元异能，却反而慢慢发生变化，而一直残留在体内的朱雀灵力也似乎受了某种牵引，渐渐活跃起来，将渗入归元异能的魔能包容起来。

像是过了千百万年，却只是一闪而过的时间，在不断消耗的朱雀灵力挤压下魔能竟完全被归元异能同化。

灵台明净，倚弦再次回复思感意识，控制住身体缓缓站起。向一直担心的土行孙和紫菱公主微微一笑。

土行孙大喜道：“你没事。”

紫菱公主也随之松了口气，脸上浮现出开心兴奋的笑容。

倚弦心中实是惊喜非常，经过刚才的那一瞬间，他虽然不能说完全领悟，但至少对这神鬼莫测的轩辕图录已不是一无所知，这对他的修为有着莫大的助益，归元异能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倚弦掌中的“龙刃诛神”一振，顿时龙吟声声，对着黑衣老者淡然笑道：“阁下果然厉害，请出第三击！”

“归元异能果然不愧为旷古奇功，在你小子身上竟能化解老夫十成的碎心魔能。可笑神玄两宗的一帮蠢家伙研究了千百年都没有一点头绪，这实是天助我魔门兴旺……哈……”黑衣老者仰天大笑，却在说到神玄二宗时，刺耳的笑声中带有极深的怨恨。

听到略有凄凉的笑声，倚弦看着黑衣老者总觉得有些熟悉，但那种感应又很模糊，好像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但怎么想来想去，都发现黑衣老者都与所见过的人大为不同。

倚弦忍不住大声问道：“阁下究竟是谁？”

黑衣老者一怔，冷冷道：“这你不用管，看你凭归元异能是否能接得住老夫第

三击。”

倚弦运起周身复原的元能，冰晶火魄与归元异能融会归一，他此时不敢存有丝毫侥幸的心理，刚才虽是成功化解了侵体的魔能，但心脉毕竟已经被侵袭，受伤不轻，即使因此对“轩辕图录”有所领悟，然而对于能否挡住对方的第三击，他一点把握也没有。

黑衣老者冷笑数声，双手魔能一震，顿时四周浮起层层魔能激越的黑雾，黑雾有如妖魔般张牙舞爪，凌厉的嗜血之气蔓延开去，让人透不过气来，就像是那黑雾厉气能吞噬人的生气一样。

倚弦神色凝重，观望黑雾蕴涵的盖世魔能，思感直觉告诉他，这一击比上次更强许多，他紧紧握住龙刃诛神，顾不得体内伤势，狂催归元异能，并将元能提升至极限运行，双眼神光如电，随着异能急涨，乌黑亮丽的长发泼墨般如箭激射，衣衫急展若怒涛激浪。

“哈……你以剑攻我，我便以剑攻你试试……”黑衣老者首次移动身体，身形直跃而起，双掌宛若罗网般大肆张开，黑雾化成乌黑胜墨的巨大利剑，双剑交叉成剪，以惊天之势向倚弦斩去，这一斩如乘风破浪，魔能激荡四溢，丝毫不惧那柄旷世好剑“龙刃诛神”，袖风雾浪激起的气劲像是潮水般左右狂冲。

倚弦见来势之威无可匹敌，闪身欲避，却发现自己在猛胜奔雷又快逾闪电的雾剑之下根本无处可退，唯有低呼一声，挥起龙刃诛神，摧尽元能全力刺去，龙形剑气狂奔而出，试图以刺击攻破对方无匹雾剑所形成的交织芒光，扰乱对方对自己施发的攻击节奏，以期立于不败之地。